

王湘綺先生全集

敘曰莊子之書古今以爲道家之言襍篇有
敘論其意列於老子之後蓋其徒傳之云寓
言者周之自敘也其所稱孔子老子曾子揚
子又多稱顏回或曰莊子受學於田子方子
方爲子夏之門人莊子真孔氏之徒哉孔子
問禮于老子老之書先道後禮而老爲道宗
孔定六藝儒者習焉推孔爲儒宗孟荀傳禮
莊子同時未數數然也禮之敝于周末甚矣

諸侯去其真存其文故孔子始定禮經而老子推其原皆知其將亡云禮果大亡於秦而漢興佐命將相及孝文景皆用老治老子之書五千言孔子之書傳者孝經論語皆空言自是徒眾益務於論道矣道與儒爲二而空虛沖靜專道之名幾二千年而儒者號爲迂緩飾重多拘而少成抱缺守殘惟名物象數之是求與莊子絕殊故強附之道家而以訓

故先師爲儒宗終漢世儒學大明矣夫人心
無所役則不能發其材知以自表于世故晉
尙元虛老莊興焉五胡爲亂南北剖判南近
道北近儒及其合於唐而前代師說舛互儒
者方樂討其籍則儒學又起其間頗演西域
浮屠之說以莊子文之恣肆洸漾作諸經論
莊佛爲一老專丹訣然俱別於儒也及圓紇
契丹之亂浸淫縣至五代儒生死亡師法久

微趙氏承波上下懵然華山道人蕩然老師
而文人又習讀梁唐佛經沈溺其言以爲聖
人皆宜有祕道心傳不但推制度儀文訓故
淺近之云恥孔子之精曾不及釋迦牟尼則
性理興焉號爲道學名老而迹儒口孔而心
佛又爲區別於有無之間而仍以無極未發
爲道之精則道士之言也尋孔顏之樂則參
悟之說也又或有竊見耶穌之書作大和篇

儒生與僧道同流混然沈浮而三聖人之書
之道悉汨而亡而不知其原豈不悲哉余嘗
畧聞師友之言間見二氏之書知佛經附會
之由道學紕繆之原論道不可以爲治知道
不足以盡睚於周官見周公之行事於春秋
見孔子之行事於僧律見世尊之行事凡聖
人之行事取爲愚賤正性命而已若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莊子之合孔老道同也趙宋之

合孔佛論近也以莊合佛晉唐之過也以佛
誣孔宋明之蔽也以佛誣佛文士之妄也故
必先明佛之不言性而性理始緇矣先明聖
之不傳道而道統自廢矣先明莊子之不外
死生而佛經乃妄矣注莊子者隨唐所列卅
一家鄭樵增十人家今四庫著錄僅郭象一
家釋文引文句崔謨最善余從崔本注其內
篇七篇凡二萬幾千言大抵推明論道之所

爲以明古聖之不空言空言自老子始孔子
學於老子莊子從而通之由其空言知其實
用而儒家之流尤不宜以佛經附會之文談
心性以尊瞿人使堯孔與達摩同功也同治
八年春二月庚午王闔運敘

寓言

襍篇

莊子自敘

王氏注

寓言在襍篇第五其後皆非莊子書意矣
故相傳爲莊子之自敘其書終於此也今
既悉刊外十篇唯存此及天下篇者俱言
著書之意不可去也

寓言十九

言七篇真義
不過十之一

重言十七

重言依託
聖人以自

重也然則
自言者十

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卮解同字
解言飲燕

禮成舉觶後可以語之時之言
也多汎而不切若後世清談矣
寓言十九籍

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

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

不與己同則反

人聞言則惡同及有言又喜同父譽子則不信對父疵子

又不信故必詭託以己言寓之

人也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

非之

言寓言有二種以辨是非也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

言所以重之者爲其言己足重

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

本末

不但以古人爲重也以經緯本末爲重也

以期年耆者

期自許也

宣穎說百
年日期

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無人道也

人而無人

道是之謂陳人

言所重不在古人
在其言合道而已

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窮年

養生也不
則無患害也

激切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

齊不齊也

齊則不待言已言
矣雖與同已不同

故曰無言言無

言

無言有
言一雖

二一本無
言若無也

終身言未嘗不言

不衍
字也

終身不言

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

不可有自

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
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
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
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
也

均平倪
際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言不
自信

惠子曰孔子勤志

服知也

也讀爲邪言孔子所謂非者豈勤心行所知而見其非耶行有進時論無

同異不必以自嫌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

言

謝辭去也言已去孔子遠矣然所言則如未嘗言也孔子云夫既未嘗言

又何云比孔子乎言已先恐未是者但欲受人知己不言之意以息末辯非欲比孔子受

才乎大本

大本宗也才材也聖人之材受之天也復靈以生靈善

也善吾生乃善吾死始終皆欲合天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

人言無異於穀音也今欲以言爲法則是以鳴

爲律強眾以合己一以爲利直服人之口而

己矣

言論雖勝不能行道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

鄂

字同還

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

及彼乎

此莊子自喻其書在服人心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

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

縣其罪乎

言不係於榮祿也

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

者可以有哀乎

親死則不必仕何至仕而哀也

彼視三釜三

千鍾如觀雀鼠相過乎前也

觀藿也依人小鳥常在庭

戶故以與蚊虻相比雖小大有異俱不足經
意也必以三千鍾爲可樂而後生其悲哀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

引上

曾子以證己不仕此引以證己言也

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

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

而天成人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爲

有三益於人也

死也勸公

亦有三益於世世之自私者死則不能

復私矣生而公死亦公故曰勸公

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

也無自也而果然乎

陽亦生也欲言生生嫌謂未生之前故改生爲

陽陽猶顯也不可見者有由而死乃惡乎其

以顯見者爲無因而生是不然也

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麻數地有人據吾

惡乎求之

言天地可求道不可求也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

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

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

之何其有鬼耶

命鬼墨子所論夏殷之眾罔所尊也皆不若道之著

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